



路旁那座 小小的坟

村南的路西边，建起了一座新坟。说是建，其实也很简单，只不过是堆起的一座土堆。那土堆是那样圆，顶又是那样尖。

无论什么时候，我从此路过，悲痛之情便油然而生。然而这新坟，又像盏明亮的路灯，光亮照得是那样高远，它催我自新，鼓舞我踏上征程。

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，1996年10月29日，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老人离我而去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按旧俗，我们在村南头路西给他建起了那座“土屋”，土屋便成了他的归宿。他就是我的父亲——鲁文秀。

那新坟与邻近的几座坟莹比并无特别之处，一没建亭，二没立碑，按传统只不过在坟的东南角栽了一棵光秃秃的柳椽，椽顶上只能立一只鸟。

陌生人从此路过，并不会注意这些，只有我这个不孝子，才会触景生情忆起父亲的一生。父亲十几岁参加革命工作，徐州战役的路上留下他的足印，斗地主、分田地的会上有他的声音。他还当过乡武装部长，“浮夸风”那阵子，父亲说了句实话就被降为村支书，“文革”期间又被免了职。其实，父亲并不在乎这些，他就知道领着群众搞生产。

父亲的一生是清贫的，当干部多年，从不多吃多占，开会时习惯带上干粮，在群众家里吃顿饭，先掏粮票再掏钱。大集体搞救济，即使我们家揭不开锅，他也总是先想着别人家。从小过惯了逃荒要饭的生活，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。自己的一件小棉袄穿了30多年，上面的补丁到底有多少，谁也没数过，父亲临终前还将它放在身边。“咱没钱哪”，是父亲留下的一句遗言。我想起这些，常常夜不能寐。

父亲下葬的那天，天空细雨连绵，我们兄弟姐妹九人，思父恩忆教诲，哭得死去活来，众亲友和乡邻同样悲痛万分。

追忆父亲的一生，目睹坟上那枯黄的小草，另我醒悟：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。透过那坟莹，我仿佛看见安睡的父亲，正在做着甜蜜的梦，这梦，便是我今日的幸福小康征程。

(鲁才俊 西华县聂堆镇中心校)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：zkwbxxs@163.com，以不超过800字为宜。

老家是个有小河、有池塘、有成片的柿树林、有炊烟飘起、有狗吠的地方。

清晨，最先醒来的或许是村东头葛志华家的那只大公鸡，它一声响亮的啼叫，叫醒了整个村庄，随后，其他家的公鸡的鸣叫声此起彼伏，小村开始有了人声，有人生火做饭，小村上空飘着袅袅炊烟。村西头那条小路上有了几个模糊的人影，那是村里的几个早醒的老人，他们的步伐和心情合拍，轻松悠闲。新的一天随着他们蹒跚的脚步缓慢地展开。

老人们轻松悠闲地在乡间小路上闲逛，身后跟着几只狗。狗不像他们那么悠闲，积蓄了一夜的精力无处发泄似的，疯狂地追逐着，奔跑着，跑了一会儿，蹲在路边，等身后的主人。村庄的狗通人性呢，它们不去田地里糟蹋庄稼。老人们早晨通常不爱聊天，说什么呢，就那点儿事，昨天晚上在柿子林拉呱儿时说过了，新的话题还没有产生呢。等太阳慢慢升起来，老人和狗才缓缓踱回家。老人回家以后，村里的孩子们就出来了，他们才不去乡间小路上散步呢，而是带着鱼网、小

村庄

桶沿着村东头的将寺沟一直到蔡河去捉鱼捉虾捉黄鳝。

现在的蔡河水又浑又黄，早已没有当初的清澈和清凉，不知里面还有没有生物存在。将寺沟是彻底干枯了，曾经摇曳生姿的芦苇荡不见了，水鸟也不知飞到哪里去了。河边的生活随河水一起蒸发了，剩下丰腴的回忆。村里的孩子们还是喜欢去沟里玩，在他们父辈曾经网鱼洗澡的沟底找自己种下的西瓜，找好吃的天地豆，在沟底烧玉米烤红薯……

村西头的那条柏油路修好不久，沿着柏油路两侧先后建起了几座小楼，在那里，新华开了一个小超市，小梅开了理发店，建领开了粮食收购点……越来越多的人搬到村西头去住，小楼越建越多，小村也越来越空。大片大片的房屋空了，很多房屋的屋瓦在风中晒雨淋中，变得陈旧，甚至脱落、破裂，从屋檐上掉落下来，在地上隆成一堆碎片。很多门虚锁着，窗虚掩着，门前的台阶上都长出了青苔，表明这屋子早已经没人居住了，只是不知道屋子的主人为什么还没有把它拆掉。年轻人外出打工一年回来一次，所以更空的是老人和孩子的心。

村里不断有人离开，有去新疆做生意的，在那儿发了财，买了房，很少再回村庄了；有的去南方打工，几年才回来一次，回到村庄让的是软包中华香烟，领回来一个四川口音的媳妇；有的上了大学，在城里定居了；还有的人离开后再也回不来，坟院里又多了几处新坟。但终归是这个村庄的人，老了他们就会回来，回来以后，每天清晨在乡间小路上悠闲地散步，身后跟着一条苍老的狗。

但是不管谁离开，谁回来，村庄始终是那么宽容地张开怀抱。回来的人改变了模样，村还是一往如常，宁静地注视着安详的老人和调皮捣蛋的孩子。

突然觉得村庄很诗意。

(葛有杰 太康县文联)



梅

陆游曾经在《卜算子·咏梅》中这样写过：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他赞扬了梅花冰清玉洁的精神世界。

梅花是大家所熟悉的一种花，它的品种有很多，叶子成卵形，花瓣有五片，有粉红、白等颜色，气味清香。梅花的外形十分漂亮，就像一个娇艳欲滴的小姑娘。

然而，这种美只绽放在寒冷的冬季。她与别的植物不一样，因为任何植物都不愿意将自己的美绽放在寒冷的冬

季。冬天下雪时，白白的雪将自己的重量压在梅的身上，梅不但没有被压弯，反而越长越旺，在寒冷的冬季绽放出了属于自己的美丽。

在白雪皑皑的世界里突然看到那一抹绽放的粉或红，就像是在一片黑暗中看到为自己照亮前程的灯塔一样，给你美好的希望、遐想和生机。

梅不似菊的悲凉、莲的清高，它有着铮铮铁骨：生要生得不屈不挠，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！

(梁子卿 郓城县光明中学)

融化

一年级安全课课堂。

我绘声绘色地给孩子们讲述安全小故事，看着他们一个个全神贯注的模样，我讲得更带劲儿了。

等课时目标完成之后，还有几分钟时间，我便让孩子们自由支配，可阅读，可唱歌，可画画，只要不乱跑乱闹就行。大部分学生选择画画，于是，一张又一张充满童真童趣的“彩虹图”被作为礼物送到我手中——这是他们刚刚在美术课上学会的吧——于是，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：我像不像一个在舞台上倾情演绎的歌手，正在接受粉丝赠送的鲜花呢？

我满含笑意，目光从孩子们脸上一一扫过，这时，后排一个皮肤白净的圆脸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她拉扯着同桌的衣角想要一块儿过来，可小男孩极不情愿的样子，最后，她便放弃努力，一个人怯生生地来到我跟前。

“老师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她的声音很小，微低着头，很腼腆。

“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吗？”刚问过，我就觉得惭愧，原以为学校的学生都认识我，就没有刻意介绍自己，但他们是一年级的新生，刚入学没几天，怎么能那么快知道我的名字呢，这是我工作中的失误。

“我叫李雅，你以后可以叫我李老师。”我轻轻告诉她。

她满意地跑向座位，可不一会儿又来了：“老师，我不会写你的名字，你能帮帮我一下吗？”

她递给我一个翻开的笔记本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个“李”字，我接过来，在后面工工整整地写上一个“雅”字。

“你为什么想要知道我的名字呢？”我很感兴趣，看她默不作声，便接着问，“你喜欢我，对吗？”

她抿着嘴唇使劲儿点点头，然后跑开了。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啊！

下课了，还没走出教室，这个圆脸的小女孩又向我跑来，这次她的手里多了一个小东西：“老师，送给你的！”

这是一个小手工，是用纸叠的一个桃子，上面还认真地写着我的名字，只不过，“雅”字不仅少写一笔，还拖了一个长长的“尾巴”，真是稚气可爱！

“真漂亮，我很喜欢。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我蹲下来，摸了摸她柔软的头发问。

“康灵珍！”这次，她的声音很响亮。

“你的名字很好听呢！”我说。

她笑了，甜美的笑容像一朵盛开的鲜花。

我的心瞬间像塞满了洁白的云朵，轻飘飘的，软绵绵的，在这个清冷的深秋，这些“彩虹”，这个“桃子”，这个有着花儿般圆脸的小姑娘，宛如冬日里的暖阳，温暖滋润了我浮躁的心田，使它融化成了一堆糖、一罐蜜……

每天都要备课上课写教案批改作业，还要在“你碰着我了”“我踢着你了”诸如此类鸡毛蒜皮的小事中穿行，工作琐碎而又繁重，但是，能陪伴、见证孩子们健康成长，同时，又能获得一种满足，收获一份感动，收藏一份纯真，这种体验，谁能说不是一种幸福呢？而且，这也是只有教师才会拥有的幸福啊！

(李雅 周口市开发区许寨学校)

